

明暗

夏目漱石著

于雷译

《明暗》是夏目漱石一系列著作中，抉剔阴暗心理，刻画心灵微妙最有特色的小说；同时，也是日本近代文学中，运用西方近代小说笔法最娴熟的一部作品。

在《明暗》中，作者的目光冷澈严峻，他的支笔象犀利的手术刀，对作品中人物的阴暗心理边解剖，边愤怒；不是边压抑着愤怒，边解剖。他注意让人物自我表演，而作者隐在一旁，不动声色。在这寂静之中，隐没之处，激荡着作者深沉的爱与憎，这正是这部作品最为突出的特色。



夏目漱石

《明·暗》

根据新潮社1982年第五十四次版本译出

明 暗

〔日〕夏目漱石 著

于 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5 字数 305,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平装本定价：2.95元 精装本定价：4.65元

书号：10188·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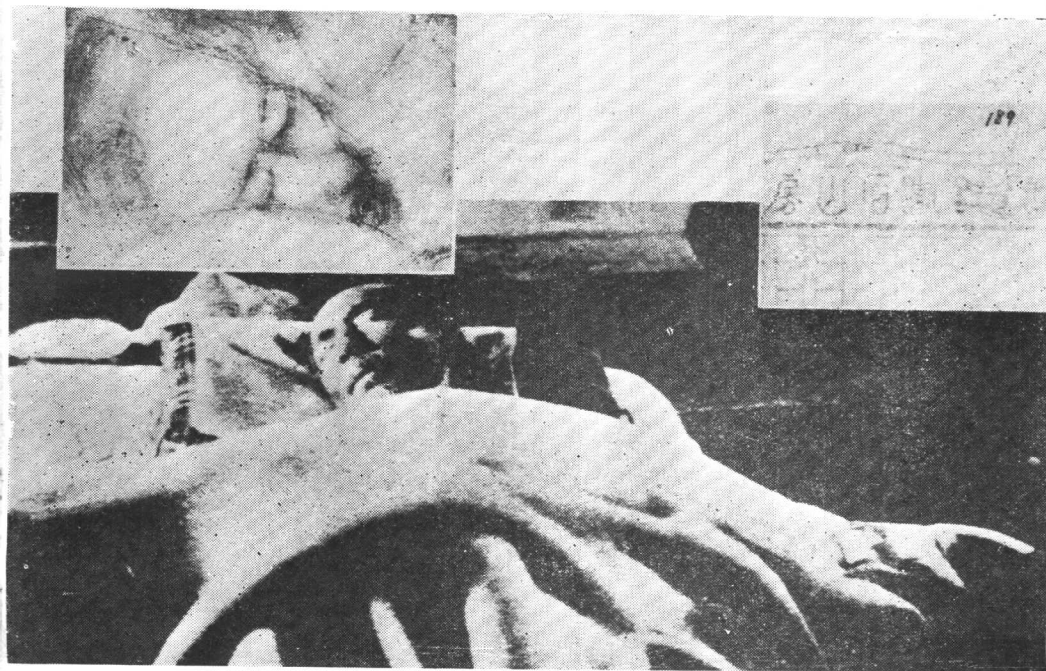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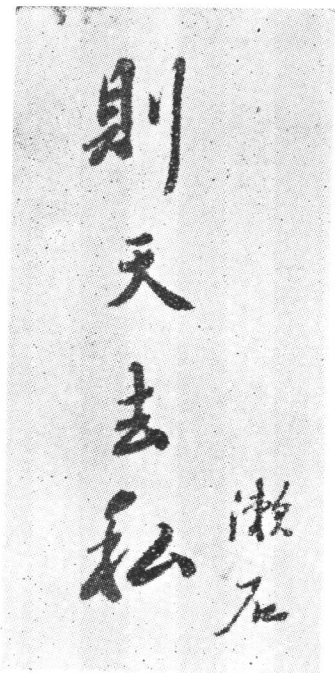


作者像, 摄于 1911 年 9 月。

墓地及墓碑（东京都丰岛区）。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自题，晚年的思想境界。



遗容速写（津田青枫画）、记有第189回而未果的稿纸以及临终前卧状。



日本画家津田青枫为《明暗》作的插图。

医生试过探针之后，请津田下了手术床。

“果然是肛瘻连到了肠子。前几天检查的时候，由于半路碰上了个伤疤似的鼓包，就一直以为那儿是尽头，所以才那么告诉了你。可是今天再疏通一下，把那玩艺儿咯吱咯吱刮掉一瞧，肛瘻还往里通着哪。”

“那么，肛瘻已经连到肠子啦？”

“是的。原以为只五分左右，实则约有一寸来长哪。”

只见津田的脸上，苦笑中微微泛出失望的神色。医生把双手交叉在肥大的白色外衣前，稍微歪了一下头。他那样子似乎在说：“很抱歉。因为这是事实，有什么办法呢。医生对于自己的专业是不能说谎的嘛。”

津田默默地扎好带子，边取搭在椅背上的衣服，边转向医生：

“那么说，连到肠子上，就不可能治好了吗？”

“没有那回事。”医生轻巧而且直率地否定了津田的话，仿佛也同时要否定他的情绪。

“仅仅象过去那样光清洗清洗肛瘻是不行了。那样就永远不会长出新肉。这回要改变一下治疗方法，断然进行一次根

治性的手术。否则，别无他策。”

“您所说的根治性治疗……”

“就是开刀，开刀以后，切除肛瘻，结肠子。这样一来，剖面的两侧自然就会愈合，才会真正好起来。”

津田默默地点头。他的身旁，南窗下的桌子上置有一台显微镜。因他和医生是熟人，所以刚才来到诊所时，经医生允许，让他好奇地瞧了瞧那玩艺儿。在那八百五十倍的镜筒下，映照出来的着过色的葡萄状细菌，竟清晰得象是拍摄出来的照片一般。

津田穿好了和服裙裤，拿起放在桌上的皮钱夹时，突然想起了那细菌的事，使他心神不安。他刚要离开诊所，把钱夹装进怀里时，却又踌躇起来。

“假如是结核性的，即使象您刚才所说，进行根治性的手术，将细沟全向肠子那边切去，也治不好的吧？”

“如果是结核性的，那就没法治了。结核菌会不断向深处打洞，治好了口子，仍然无济于事的。”

津田不由得眉峰紧蹙。

“我的病不是结核性的吗？”

“对，不是结核性的。”

津田想弄清对方的话有几分真实性，便定睛看了一下医生，医生却不动声色。

“怎么知道不是结核性的呢？仅凭诊察判明的？”

“是的。根据诊察，可以判明。”

这时，护士站在诊察室门口，叫着排在津田下面一个患者的姓名。那位正等得心急的患者立刻出现在津田的背后，津田便不得不快快退场。

“那么，您几时给我做根治性的手术呢？”

“哪天都行,只要您方便。”

津田表示,当斟酌一个适当的时日再来,便辞别了。

二

津田乘上电车的时候,心情很沉重。他挤身于十分拥挤的乘客中间,手抓吊环,只顾想自己的心事。去年病情发作时的痛楚情景又清晰地浮上了脑海,他看见了自己躺在白色病床上的惨状,听见了自己简直象急犬恨不能挣断锁链而逃时所发出的嚎叫声。然后,是刃器的寒光,及其互相碰击的声音。最后,是一阵可怕的重压,仿佛要从两侧的肺叶中一下子把空气全给挤出去,而这些受压的空气再也不能收缩起来,因而引起剧痛。这一切涌上了他记忆的屏幕。

他很不愉快,突然换了一副神情,向周围瞧瞧。周围的人们却很沉静,全没把他放在心上。他又继续想道:

“为什么竟要吃那种苦头啊?”

那是去荒川^①大堤赏花归来的路上突然发作的,事先并没有任何预兆。当时的剧痛简直把他吓昏了。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一切都无从想象。与其说感到离奇,莫如说掉进了恐惧的深渊。

“这个肉身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遭到什么样的意外。不,说不定眼下已经在起着什么变化,只是自己还莫名其妙罢了。真可怕啊!”

他的脑子这么活动着,已经无法中止,仿佛背后有一股什

^① 荒川,源出秩父山区西部,流经关东平原,注入东京湾。

么力量硬是推着他前进。突然，他在心中喊道：

“精神上也是一样。精神上也完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而且那变化，我已经见到啦。”

他不由得咬紧嘴唇，向周围望望。那眼神显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可车上的乘客根本不理会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对他的眼神也丝毫不曾留意。

他的脑子正象他乘坐的电车，只在自己的轨道上飞奔前进。他想起两、三天前一个朋友提到的彭加勒^①的话。那位朋友在为阐述“偶然性”的意义时，对他这么说：

“所以，告诉你吧！常人所说的‘偶然’、‘偶然’，所谓的偶然现象，按彭加勒的说法，是指原因极为复杂而一时茫然无所适从而言的。例如拿破仑的降生，需要某种特殊的卵子和特殊的精子相结合；为了促成这种结合，又需要通过一定的条件。究竟要些什么条件，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他并不把朋友的话只当做一鳞半爪的新知识听听完事，他把自己摆进去来思考了。他觉得隐隐有一股奇特的力量，当他要向右时，却将他推向左；他要向前，却将他拖到后面。然而，归根结底直到今天，他从不感觉自己的任何行为是出于被动的。相反，认为其一言一行是全凭自己的意志进行的。

“为什么她^②嫁到那儿去的呢？当然是她本人想去才去的。然而，她并没有理由非嫁到那儿不可呀！同样，我又为什么偏和这个女人结婚的呢？当然也是由于我想要和她结婚才结婚的，尽管我过去并不曾有过这念头。偶然？这便是彭加勒所说的

① 彭加勒(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站在马赫的实证主义立场开展科学实验，提倡约定论。

② 指清子，是伏笔。

‘复杂的最高境界’？果真是这么回事吗？不明白！”

他下了电车，边思量，边往家走去。

三

拐过弯走进小巷时，津田发现妻子正伫立在家门前，向这边拐角处张望。可是，津田刚刚从拐角处露头，她却立即转脸向前，又把白白的小手贴在前额上，好象搭了个凉棚，做出一副向高处眺望的样子。直到津田走近她身旁，她也没有改变姿态。

“喂，你在看什么哪？”

妻子听到津田的语声，似乎吃了一惊，立刻转过身来。

“唷……吓了我一跳……您回来啦。”

同时，妻子集中了自己眼里特有的一切光辉，一下子倾注在丈夫的身上。然后，她微微弯了一下腰，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津田半是回报妻子的娇媚，半是踌躇不决，便驻步问道：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

“等您呀，等您回来。”

“可是……你不是死盯着地望着什么吗？”

“喂，那只家雀呀！家雀不是正在对面那家二楼的屋檐里垒窝吗？”

津田抬头向对面那家的屋顶望了一眼。可是，那里连个家雀的影子都不见。这时，妻子马上将手伸到丈夫面前。

“干什么？”

“手杖！”

津田仿佛刚刚发觉似的，把自己拿着的手杖递给妻子。妻子接入手杖，又拉开正面的格子门，让丈夫先进，她自己也跟着脱

鞋进了屋。她给丈夫换了衣服。不等丈夫在火炉前坐定，又去厨房把肥皂盒包在毛巾里拿了来。

“您现在就去洗个澡吧！要不，您一在那里坐着，又要懒得动了。”

津田无可奈何地伸出手，接过了毛巾。但他并没有立刻站起身来。

“今天我不洗了吧！”

“为什么……洗一洗清爽些，去吧！回来立刻让您进餐。”

津田无奈，又站了起来。临出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妻子。

“今天回来时，我已经到小林大夫那里求他给看过病了。”

“是呀，那么，怎么样？诊察的结果。大约已经好了吧？”

“还是没有好，越来越麻烦了。”

津田说罢，便无意再听妻子往下想问些什么，到外面去了。

吃罢晚饭，津田还没有回到自己房间去的时候，夫妻间又旧话重提。

“真讨厌！开什么刀，怪吓人的。难道照旧不去管它，不行？”

“从医生的立场说，认为听之任之是很危险的吧！”

“可是，多么烦人哪。哎，万一割坏……”

妻子微微皱起秀眉，瞧着丈夫，而津田只是付之一笑。于是，妻子猛然想起似地问道：

“假如做手术，还是要在星期天吧？”

妻子曾应一位亲戚之约，请她下一个星期天和丈夫一同去看戏。

“反正还没有订好座嘛！这有什么，谢绝算了。”

“您看，亲戚一片盛情邀请我们，如若谢绝，那有多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这是因为别有正经事呀！”

“可我还是想去哪！”

“你如果想去，那就去吧！”

“那么，您也去！嗯？不高兴？”

津田望着妻子的脸，露出一丝苦笑。

四

妻子肤色苍白，因而她那双秀眉显得格外俊俏动人；而且好象是一种习惯，她不时地耸动着那双眉。只可惜眼睛太小，那单眼皮也缺乏魅力。然而，那一双单眼皮里的眸子却是乌黑晶亮的，这起了不小的作用。有些时候，说她有点放肆也未尝不可，竟随心所欲地弄姿作态。津田曾不知不觉地被这一对小眼睛发出的光芒所吸引；然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时侯，竟无缘无故地突然被那对目光给顶撞了回来。

当他忽而抬眼望着妻子的时候，刹那间感到她眼里蕴藏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是和她至今只挂在嘴上的甜言蜜语很不相称的奇异光辉。他刚想回答对方的问话，可是，心路竟一时被这副眼神打断。于是，她立刻露出美丽的牙齿微笑着。可是同时，眉目的表情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在说谎呢！演戏什么的不看也行。刚才，不过是跟您撒撒娇嘛。”

津田默默无言，视线依然没有离开妻子。

“您干吗那么严肃地盯着我……不去看戏了！下个星期天您去小林大夫那里动手术吧。这样行了吧？冈本那里，两三天内寄个明信片去，或者我去走一趟，表示谢绝。”

“你去看戏吧！难得邀请了咱们。”

“不，我也不去了。比起看戏来，还是您的健康更重要啊。”

津田必须把自己要做的手术，更详细些告诉妻子。

“说是手术，可不是象排除脓肿那么简单哟！首先得服泻药，把肠子打扫干净，然后开刀。听说手术后还可能有出血的危险，所以要在刀口塞上纱布，静静地卧床五、六天。即使下个星期天去医院，反正也不是一个星期天里就能结束的。所以呀，一过了星期天，不论拖到星期一，还是拖到星期二，都没有多大差别。或者，不等星期天，明天去做也好，后天去做也好，反正都一样，一到那里，病就好办了。”

“并不那么轻松吧？您不是说要静卧一个星期不得动弹吗？”

妻子又微微耸动了一下眉峰。津田好象对此毫不介意的样子，边思索着什么，边把右肘靠在置于两人之间的长火盆沿儿上，瞧着放在那里的红铜水壶盖。盖下的水沸声在高起来了。

“那么，您的工作无论如何也得停止一个星期左右吧？”

“所以，我正想找吉川先生谈谈情况，然后定个日子。虽说请假就休息也算不了什么，可总是不大好。”

“那当然。还是您去说说的好，因为他平素就那么关照您。”

“若是对吉川先生一讲，说不定他会叫我明天就去住院的。”

妻子听了“住院”这句话，顿时眯细的眼睛似乎睁大了。

“住院？不是住院吧？”

“噢，是住院。”

“可您不是曾经说过，小林大夫那里不是医院，看病的都是一些外地来门诊的人吗？”

“虽然不是什么象样的医院，但是因为诊所的二楼空着，也可充作病房。”

“干净吗？”

津田苦笑起来。

“比起咱家来，也许干净些。”

于是，这回轮到妻子苦笑起来了。

五

津田站了起来。按他的习惯，在临睡前，总要坐在桌子前度过一两个小时的。妻子却往往照旧以舒适的姿态依在火炉旁，抬眼瞧着丈夫。

“又要去用功？”妻子常常对起立的丈夫这样问道。每当她这样问的时候，听起来，那语声里总似乎有一种不大满足之感。有些时候想进而去讨讨好；有些时候却心生反感，想从那里逃脱。不论是哪一种，他内心深处都会模糊地浮起一种蔑视对方的念头，心想：“一味和你这号女人一起玩，可受不了。我有我要做的事。”

他默默地拉开隔壁的格子门，刚要到另一个房间去，妻子又在他的身后说：

“那么，戏是不看啦？我去向冈本谢绝了吧？”

津田稍稍回过头来。

“你去看戏吧，只要你想去。我由于刚才说过的原因，究竟会怎么样，还很难说呢。”

妻子低下头，再也没有看丈夫一眼，也不答话。津田不再说什么，把很陡的楼梯板踩得咯吱咯吱的响，到二楼去了。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大部头的外文书。他一坐下就打开书本，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开始读了起来。只怪三、四天等闲而过，前后衔接的情节都已不大清楚。为了帮助回忆，势必要把

上文重读一遍。可他心神不安，看不下去，只是哗啦啦地翻着书页，似乎在瞧着那厚厚的书本发愁。于是，前途渺茫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他想起着手看这本书是结婚后三、四个月，算来，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可是读过的还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二。他平常在妻子面前咒骂过那些走出校门跨入社会就立刻与书本绝缘的人，是些没出息的蠢货！妻子把这些话当作丈夫的口头禅来听。他为了要使妻子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真正的学者，于是把较多的时间消磨在二楼。伴随着前途渺茫之感，不知从何处又涌来了一股羞愧之情，恶狠狠地嘲弄了他的自尊心。

然而，他现在努力要从摊在面前的书本里所吸取的知识，却并非他日常业务上所需要的。而且比起这后者，是太专门，又太高尚了。就连从学校课堂里得到的知识，对他当前的工作都难得有实际用处；这本书就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他只是想把那些知识当成一种增强自信的力量储存起来。即使作为惹人注目的一种装饰品，也很想把它学到手。当他朦胧地察觉到很难做到这一点时，他对自己的自命不凡询问道：

“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吧？”

他默默地吸起纸烟，然后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扣上书本，站了起来，又疾步下楼去了。只听楼梯咯吱咯吱作响。

六

“喂，阿延！”他隔着门，边喊妻子，边拉开彩糊的门扇，站在饭厅的门口。于是，坐在长火盆旁的阿延面前，不知什么时候摊在那儿的漂亮衣带与和服的色彩，顿时映入他的眼帘。由于突然

从昏暗的门口瞥见灯光明亮的房间，所以在他的眼里，这一切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绚丽得耀眼。这时，他稍一驻步，把妻子的容貌和摆在她面前的衣物的艳丽花样对比地瞧瞧。

“这个时候，你拿出那些玩艺儿干什么？”

绣着扁柏扇子花样的宽幅筒状腰带的一端仍然搭在阿延膝盖上，她远远地对津田膘了一眼。

“只是拿出来看看呀。这条带子我还一次也没有用过呢。”

“所以，这回你要用这副打扮去看戏的吧？”

津田的话里有刺，而且含有冷冰冰的味道。阿延默不做声，低下了头。接着，她象往常一样，把乌黑的双眉抖动了一下。阿延这种特异的动作，有时候会意外地勾住了津田的心；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地会引起他的反感。他默默地走到廊檐下，拉开了厕所的门。然后，他又想上二楼。这时，妻子却把他叫住了。

“喂，喂！”妻子边喊边站了起来，上前拦住了他，问道：

“上楼有什么事吗？”

眼下对于津田来说，有一件事，不论比起妻子的腰带还是长衬衫，都更加重要。

“爸爸还没有来信吧？”

“没有。如果有信来，照旧会放在您桌上的。”

可是，正因为意料中的来信并没有放在桌上，他才特意下楼来的。

“让我去查看一下信箱吧？”

“如果有来信，一定是挂号，不会投进信箱的。”

“是啊，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去看看吧。”

阿延拉开正面的格子门，想去置鞋处。

“你去也白搭，挂号信不会投到那里面的。”